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七十一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

案太康三年後已改為吳郡不應再書吳國

吳豫

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

吳志孫賁傳曰字伯陽領太守封都亭侯卒子

鄰嗣鄰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顯位注引吳歷曰鄰又有子述震歆賁曾孫惠案吳志與吳歷

敘賁子孫甚詳惜不知何人為賁之祖父也

惠口訥好學有才識

吳志孫賁傳注引惠

別傳才識

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宣初

吳志孫賁傳注引惠

別傳作永
宣元年
赴齊王囧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

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
齊王囧傳作賊曹屬吳志孫
賁傳注引惠別傳作辟大司

馬賊
囧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囧諷以五難四

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
吳志孫賁傳注引惠別傳作
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

甚深
囧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囧果敗成都王穎薦

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
讀史方輿紀要
四十九日白沙

鎮在故鄴
是時穎將征長沙王父
吳志孫賁傳注引惠
別傳作穎將有事於

長沙
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
吳志孫賁傳注
引惠別傳作鄉

里親
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

甚傷恨之
吳志孫賁傳注惠別傳曰謂之日子盍讓都
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

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亦見殺惠甚傷恨之

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

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

書鈔三十六王隱晉書東海王越越鯁鯁曰孫惠以策干

東海王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遺民勉以勤王匡主三

十三畧辭義甚美又六十九引王書孫惠傳云司空越

治兵下邳惠以書干之吳志孫賁傳注引曰天禍晉國

惠別傳作勉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

邁茲厄運厯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

惟明公咨叡哲之才

周家祿校勘記曰咨當作資

應神武之略承衰

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

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餽糟非聖

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

辭金門則謬謂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
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
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
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
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
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
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
之功武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詒河閒南結征
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
啟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

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
無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
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譴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
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
昃之德躬吐握元作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
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握神策於玉掌
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日想不世之佐耳聽非
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
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
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敢自顯伏在川

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啟天慮若猶沈吟際會徘徊
二端微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
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
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
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
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
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
獸尸元曳於糞壤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
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
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

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

吳志孫資傳注引惠別傳作榜題道衛招求其人

惠乃出見

越卽以爲記室參軍專職文疏

書鈔三十六引王隱晉書吳志孫資傳注引惠

別傳專職均作專掌

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

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

壤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

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

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吳志孫資傳注引惠別傳文采作辭旨類聚五

十八引孫惠爲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別傳又云惠文翰凡數十首

除祕書監不拜轉彭

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

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

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

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閒因此大

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

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尙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里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氏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宣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

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荅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案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卽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毅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

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
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詩云弗
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
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
曰謹案尙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凶年天子徹樂
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
茂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
故使義眾奉迎未舉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

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
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
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
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
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
崇戲弄之好初學記四御覽二十九引懼違雲韶雅頌
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
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
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多故聖主肇祚遠奉
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

勢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弼小豎寇抄湘川
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
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
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
籌量舟輿器械所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
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旣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
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卽
賊不足慮也會弼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
尙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嘆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
不苟柔吐剛忠亮至到

案初學記十二引王隱晉書元
帝數語在遠遷御史中丞之後

與此在散騎常侍後者不同茹字上多一字惜可謂王

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

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

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

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

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御

史中丞時尙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尙書郎盧緄將入

直遇協于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緄避之緄不迴御覽二百二十

六引晉中興書作協令威儀率掙緄墮馬至協車前而

後釋遠奏免協官御覽二百二十六引中興書作時冬

遠奏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闇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旣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微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每有會同務在調

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沈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

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
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
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
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
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車服以庸舜猶厯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
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
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
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

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
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上園若此道不改雖
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
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
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
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眾爲務敦至石
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
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
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隋志梁有尋陽

太守熊鳴鶴集十卷亡案尋陽疑是武昌之誤或鳴鶴曾爲兩郡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

稱

書鈔七十一晉中興書琅邪王錄曰少以文學才筆著稱

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

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厯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鷗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

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
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
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暮而申侯
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
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
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室家之好
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
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
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
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

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

之壘

輿地紀勝二十八日甘卓嶺在萍鄉縣方輿記云晉甘卓領兵於縣東王鑒傳連甘卓之壘卽此也

案

寰宇記一百九萍鄉縣有甘卓壘云是陳敏之役卓

本傳從顧榮討敏在朱雀橋南岸不在萍鄉其後爲豫

章太守遷湘州刺史值王敦肆逆意其作壘正在南望是時由豫章赴湘州必道經萍鄉也寰宇記殊誤

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

精甲而守之六軍旣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

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已鎖於麾下矣

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

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

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

以小賊方弊不足動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狼兇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驚四方匪遑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旣定中國親征柳城揚

旂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厯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識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啟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尙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

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
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
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
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
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王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
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將
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
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
四十一文集傳于世

案隋志有散騎常侍王覽集九卷
唐志作五卷書鈔三十三引王鑒

薦山陽馮訪疑隋志誤鑒作覽惟
傳不言爲散騎常侍或有缺畧

鑒弟濤及弟子戴並

有才筆濤字茂畧厯著作郎隋志云梁有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公唐志仍著錄
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

讀史舉正曰案地理志苦屬梁國

少好學有

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

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

書鈔七十
七王隱晉

書曰陳頽爲梁督郵
檢覈精密爲州尤最

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

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

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閒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

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

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穎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尙書結

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薦同
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
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士令頽庶免
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罔起義州遣頽將兵赴之拜
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
讀史舉正曰案歷陽非國不得稱內史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頽於元帝
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頽與王導書曰中華所
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
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
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

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違先

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

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

耳建興初制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晉書作陳頽在建興二年

版補錄事參軍

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頽議諸僚屬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

王隱晉書作故頽彈之曰

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為俗

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

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晉書

燎焚作烟焚

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

書鈔一百五十八引王隱晉書作螻蟻之穴敗

全晉文注曰案引在

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

允篇則穴敗不誤也

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顧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令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

之類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
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尙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
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
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
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
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
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
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校實則
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
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恆得宿辦

書鈔

七十五引王隱晉書恆下有事字

陶侃征還頽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

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頽年老耳聾侃召頽還以西陽太守蔣翼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珍廣陵人也父慍

世說言語篇注中興書曰父慍光祿大夫少孤

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慍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慍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

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
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
博士父艱去職初惺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
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
詔曰惺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
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黃門侍郎簡文
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眾北伐軍次武
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
耳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擊鼓便
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

圖經畧大筭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
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
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
眾之所駭遊聲噂囁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
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
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
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
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
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

累遷侍中

世說言語篇注引中興書作累遷吏部郎侍中案通典六十引范汪答御史中丞崧本傳

不言為御史

是時謝萬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

世說

中丞從畧

言語篇曰謝萬作豫州都督新拜

方卧在室崧徑造之

謂曰卿今疆理西藩

世說言語篇作卿今仗節方州當疆理西蕃

何以為政

萬粗陳其意崧便為敘刑政之要數百言

世說言語篇作崧便為謝

道形

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

世說言語篇作

謝遂起坐高去後謝追曰阿鄴故

有才具謝因此得終坐

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為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

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金行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委質之
貞闇於所修之慮本旣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毗
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溫頽之距結
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溫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游藝才識英發詭名違穎陳書干越孝文忠
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門頽顯

晉書斟注卷七十一

晉書斟注卷七十二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閭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較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璞奇博多通文藻繁麗才學賞豫足參上流而訥於言造次詠語常人無異

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麻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

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

郡齋讀書志有郭璞

青囊補注三卷通志略作青囊經二卷

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

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

世說術解篇注王隱晉書

曰璞消災轉福扶厄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太平廣

記十三神仙傳曰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理

龜書龍圖文象識緯安墓卜宅莫不窮微善測人鬼之

情狀李弘範林明道論景純善於遙寄報文之士皆同

之宗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

文廷式補

晉書藝文志四曰趙載璇璣經一卷明崇禎間刻本後人依託其名撰此書

惠懷之際河北

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

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

世說術解篇注

引璞別傳作便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結親睦十餘家

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

二三十人皆持長竿

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引搜神記二三十人作數十人

東行

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

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

馬死便噓吸其鼻

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引搜神記作入出見死馬跳梁走往死馬頭噓吸

其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

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

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寰宇記一百四十五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清溪山山東有泉晉郭璞爲臨沮長常游此賦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卽此也案璞爲臨沮長不見於傳當在過江之前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胷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眾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人

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武身與鬼并精見二午

廿二史攷

異二十二日按遯爲乾宮二世卦六二丙午九四壬午二爻俱變故云精見二午也世爲身午火爲官鬼故云身與鬼并也遯之蠱蠱九二辛亥法當爲禽兩靈不許遂

亥亥水克午火故有被創之象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螯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

欬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

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

成災也卯爻元本作卦爻御覽九百三十四廣五行記曰晉吳興太守袁元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凶

璞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之後到府果有赤蛇

在銅虎符函上蟠元瑛家人搃殺之其後元瑛爲徐馥

所害案元瑛當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太平廣記十

爲袁琇之字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三神仙傳曰

晉中興王導受其成旨以建國社稷璞盡規矩制度仰

範太微星辰俯則河洛黃圖夫帝王之作必有天人之

助者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世

矣術解篇曰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

伏理不曰命駕西出數里御覽九百五十四引幽明錄

亦作西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

出數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

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世說術解篇曰數日中

果震柏樹粉碎子弟皆稱

虞大將軍云君乃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復委罪於樹木

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

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

中得銅鐸五枚

類聚十三引晉陽秋云先是王鐸見於晉陵案玉爲五之謠

歷陽縣

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

初學

記七臧榮緒晉書曰晉王將卽祚郭璞占國家微得豫之睽

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

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太興初會稽

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

初學

記七臧榮緒晉書曰後會稽剡縣人陳清在井中得一鍾形製尤精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廣古今五行記曰會

稽人陳清於井中得小鍾長七寸二分晉書校文四曰爾正釋梁篇疏引作鐘長三寸口徑七寸與此異以宋書符瑞志及廣五行記核之疑誤在爾正疏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

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

御覽

五百七十五廣古今五行記曰郭璞云愍懷喪覆元帝中興之應自宣帝至恭帝數十八塞天人之

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號於晉

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

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

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

文選

江賦注晉中興書曰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著江賦述川瀆之美後復作南郊賦帝見

而嘉之書鈔五十七晉中興書曰太興元年奏南郊賦元帝嘉其才水經潁水注類聚十及三十八初

學記十三均
引南郊賦

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

興璞上疏曰

案類聚五十四引璞奏請
平刑一疏當在此疏之後

臣聞春秋之義

賁元慎始故分至啟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

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

既濟案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

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邵

涵爾雅正義曰坎卦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
主法易家之舊說也

爲刑獄殷繁理者

元無者字

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

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

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沈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滔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盱眙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尙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

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
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
符應不可不察也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旣濟
云思患而豫防之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此句下有郊祀
者以通天人之誠感因農祥而祈事
上乃致敬于黃靈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三十二字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御覽
五百二十七引以爲下有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
于卦之義旣郊之後八字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
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
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啟重光
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

殆不尙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闢雖躬綜萬
機勞逾日昃立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
未益于上黔細未輯于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
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
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
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
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
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
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
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

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擊良久方解案時在歲首

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

晉略曰天文志太興四年

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此云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未詳

殆元首供禦之義不

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譴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盍亂呼施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立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

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之鑄刑書
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
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
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
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心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
盡規哉頃之遷尙書郎書鈔六十郭璞辭尙書郎表云今當以劣弱之質充督責之官
以無用之才管繁劇之任且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
臺郎清顯論望宜允者也

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

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

文選江賦注引臧榮

緒晉書作璞性放散不修威儀又引臧書曰有人見其睡形變鼃云是鼃精也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不持

儀檢形質積
索縱情嫚情

嗜酒好色時或過度

世說文學篇注璞別傳曰時有醉飽之失

著作郎干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世說文學篇注引璞別傳

作此伐性之斧也

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

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

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日玉以兼城爲寶

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旣以

拔文秀於叢蒼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

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

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

韵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尙何

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

天津者未之前聞也

周家解校勘記
日上者字衍文

郭生粲然而笑曰

鵠鵠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鰲雖然將祛子之
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
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
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
九有之奇駿咸總之于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
昆吾挺鋒驕驕軒髻杞梓競敷蘭蕙爭翹嬰聲冠於伐
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
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

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
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蚪蟻以不才
陸槁蟒虵以騰驚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
糜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
騁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
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
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
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
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
乎無象域萬殊于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

不小太山蚊淚與天地齊流

案淚當爲蜉蝣之譌

蜉蝣與大椿齒

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汜期
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穎駿狼
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爲悲欣之府胡蝶爲物化
之器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
者必閼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
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
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
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
光混沌而槁杙

光元本作先周家祿校勘記曰按先卽上所云希風乎嚴先也嚴謂嚴平光宜

從元本 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遜形以倏忽吾不能幾
作先

韵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昌元年皇孫生
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
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
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
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
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
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
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
至察則眾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斥

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
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蠹戾之
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
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
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
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案
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
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
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顙
顙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

廿二史攷異二十
二日是歲歲在壬

午晉以金德王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

金爲火故忌午

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清

周家祿校勘記日情誤清

可因皇

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
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暫而省之
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啟上合願陛下
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
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卽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
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
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
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

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
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
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
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案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
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黷日
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
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
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授畀裔土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投
畀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
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

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烝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

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

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

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

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地與

紀勝九日今父老云申港八里許有郭璞母墓毗陵志

古跡門有郭陂亦云與暨陽接界嶠前鰲黿碑云金

山西北大江中亂石間有叢薄鴉鵲棲集爲郭璞墓按

史文原謂去水百步許不在大江之中且當時卽已沙

漲爲田而暨陽在今江陰縣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

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傳皆誤

未替王敦起璞爲

記室參軍

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不敢辭是時

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

世說術解篇注陳氏譜曰述有字嗣祖穎川許昌人有美名

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

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世說術解篇作俄而大時明將軍作亂如其所言

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

寰宇記九十二日郭

璞宅在江陰縣黃山北長廣村去縣七里吳時烽火之所也

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

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

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

龍角此法當滅族

世說術解篇注青烏子相冢書主人曰葬龍之角暴富貴後當滅門

日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

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

世說術解篇荅曰下帝甚異有非出天子一語

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便入璞
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
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
銜刀設醢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
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
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
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
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
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
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

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

世說文學篇注

璞別傳曰敦縱兵都輦乃咨以大事璞極言成敗不為

回屈太平廣記十三神仙傳曰敦曰吾昨夜夢在石頭

城外江中扶犁而耕占之璞曰大江敦固疑璞之勸嶠

亮又聞卦凶

魏書司馬叔傳作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

乃問璞曰卿

更筮吾壽幾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

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

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

初學記二十引鄧粲晉紀作至建康南坑殺參軍郭璞太平廣

記十三神仙傳曰敦誅璞江水暴上市璞尸出城南坑見璞家載棺器及送終之具已在坑側案方輿紀要七

十六謂南岡在武昌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

縣東之南湖上殊誤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

頭御覽九百五十四引蕭方等

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

三十國春秋作日南山之首

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眾索之不得璞更令尋
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
越城閒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
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入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
書鈔一百二十九續搜神記云郭璞每自占知其凶終
嘗行建康見塘上鵲巢璞每自占知其凶終
年甚寒璞便脫布袍以與之御覽六百九十三搜神記
曰郭璞每自爲卦知凶終嘗逢一趨走少年便脫青絲
袍與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
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屬求利璞曰我常
託之久矣此人行爲之獻歎咽咽行刑既畢乃說如此
宇記九十二日璞曾經道上遇一斫草人璞脫袴褶與
之曰我命在子手中其被刑日其斫草人把劍行刑其
先見如此太平廣記十三神仙傳曰璞謂伍伯曰吾年
十三時於楊塘脫袍與汝吾命應在汝時年四十九及
手可用吾刀伍伯感昔念惠倚涕行法

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

案輿地紀勝九云江陰縣晉時曾脩置洪農郡璞爲郡守因家焉是誤以追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之官爲實歷也

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卽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日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竝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祕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

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
視在眾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
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為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
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

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案隋唐志郭璞周易新林

四卷周易林五卷或作兩書數林易洞林三卷易

入卦命錄斗內圖一卷易斗圖一卷易立成林二卷類

聚十七卷九十八初學記二十九均引郭璞洞林崇文總

目作郭璞洞林一卷馬國翰輯易洞林為二卷左傳莊

二十二年正義曰郭璞撰自所卜事謂之辭林其辭皆

韻習於古也據此則卜韻即洞林之一篇而又謂之辭

林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唐志郭璞爾雅注五卷舊

卷唐志作一卷御覽一百七十八述異記曰郭景純注

爾雅臺今在夷陵郡嚴可均鐵橋漫稿爾雅圖贊敘曰

郭璞爾雅注五卷音二卷圖十卷圖贊二卷今本注三
卷又有宋板圖六卷不著名氏疑即郭璞撰而音見經
典釋文略備或引作音義止是一書惟圖贊久亡余蕭
客古經解鈎沈邵晉函爾雅正義僅徵數事張溥百三
家集蒐獲稍多與山海經圖贊雜廁絕不區分今從藝
文類聚初學記御覽鈔出四十八首皆注明出處依爾
雅正文先後編次之定著一卷案景純原書題為圖譜
不稱圖贊疑當時贊附圖後故不以之標題也冊府元
龜六百五即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

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舊唐志三蒼三卷李軌等撰

傳莊子釋文史記索隱漢書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

郭璞三蒼解詁隋志郭璞楊雄方言注十三卷穆天子

傳注六卷隋志郭璞楚辭注三卷兩唐志作十卷舊唐志作

十八卷隋志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亡歷代名畫記日山海經

有郭璞注子虛上林賦一卷亡歷代名畫記日山海經

圖六又抄圖一大荒經圖二十六太平廣記引神仙傳

作注山海經夏小正爾雅方言全晉文序錄日隋唐志

山海經圖贊二卷郭璞撰近代惟明道藏本有贊起卷

一止卷十三而卷十四大荒經以下贊闕其見存者次
第與經文不盡合又中山經有太室山騰蛇二贊審觀
是爾雅贊又中山經鬼草贊見御覽四百六十九藏本
無又郭注中銘曰云云與羣書所引贊同是銘即贊而
藏本東山經蜚贊與注中銘及廣韻八未所引之贊絕
異又中山經跂踵贊與注中銘亦絕異是藏本或經改
補非但脫闕又晉時張駿亦有圖贊見御覽九百三十
九或藏本雜以張贊亦未可知今從各書寫出六十七
篇益以藏本共得二百六十六篇依經文先後編次之
仍依隋唐志分爲二卷案他書不言注夏小正未知何
據又案隋唐志並有郭璞山海經圖贊二卷玉海引中
興書目云山海經十八卷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篇有
贊是景純作山海經注二十三篇即爲二十三卷其贊
附于每篇之後並非別爲一書其後不知何時注自爲
注贊自爲贊故隋志以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
下又著錄圖贊二卷也
萬言隋志宏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注云子鰲官至臨
梁十卷唐志仍十卷宋志祇六卷

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也

御覽六百六十三引列仙傳作葛洪字稚川琅邪人

祖系吳大鴻臚

抱朴子曰子祖郴為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案郴與系字形不類未

知孰誤

父悌吳平後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

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

書鈔九十七葛洪別傳云負笈徒步賣薪

以給紙筆夜燃柴火為書家貧無紙所寫之書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遂以儒學知名性

寡欲無所愛翫不知碁局幾道

抱朴子曰體鈍性駑素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

目眊至今不

擣菹齒名為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

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

御覽六百六十引列仙傳誤

作何多道

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

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

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門

前陵中竟日乃出御覽六百六十二三洞珠囊曰葛元善於變幻拙於用身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

鬼但未能受職耳常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輦子相隨也葛元是抱朴子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時人莫測所處

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又六百六十四神仙傳曰葛元字孝先從左慈受九丹金液經常餌水語弟

子張奉曰當尸解去八月十二日時當發至期元衣冠而臥無氣而色不變尸解而去衰字記九十月葛仙公

墓在句容縣西南一里輿地紀勝十日葛元字孝先句容人學道於若耶山號葛仙公今會稽有仙公釣磯郡

齋讀書後志云葛仙翁胎息術一卷仙翁葛洪也案仙翁即葛玄非稚川也晁氏蓋誤以其鍊丹

祕術授弟子鄭隱仙傳曰鄭隱字思遠洪就隱學悉得

其法焉後以元無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以字

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

觀本傳曰字太玄東海人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御覽四十

一羅浮山記曰鮑靚字元上黨人博究仙道為南海

太守畫臨民政夜來羅浮山騰空往還又六百六十三

引道學傳亦作字太元又六百六十四引神仙傳云琅

邪人一說上黨人案靚本傳作東海人此傳與羅浮山

記作上一黨人神仙傳又云琅邪人惟皆言為南海太守

殆即一人蓋此傳誤以子玄為名而又脫去子字也許

邁傳亦作南以女妻洪洪傳立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

海太守鮑靚

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

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

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

御覽三百二十八抱朴子外篇

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

為漢主乃遣石冰擊定揚州屯于建業宋道衡說冰求

為丹陽太守到郡發兵攻冰召余為將兵都尉余年二

十一見軍旅賦有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計數

敗吾令宋侯從月建住華蓋下遂收合餘燼從吾計破

石冰案宋道衡不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

於史蓋爲顧祕部將

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

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扁令

御覽六百六十

四引晉中興書作岫嶠山當之何書蓋誤

帝以洪資高不

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

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

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晉中興書寰宇記一百六十引

袁彥伯羅浮記均作鄧休

洪乃止羅浮山煉丹

御覽四十一茅君內傳曰羅浮山之洞周

迴五百里又羅浮山記曰羅羅山也

浮山也二山合體謂之羅浮在層城嶺博羅二縣之境舊說羅浮高

三千丈長八百里寰宇記一百五十七曰羅浮山本名蓬萊山一峰在海中與羅浮山合因名之山有洞通句

曲裴淵廣州記云羅浮二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

山隱天惟石樓一路可通

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

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

令奮翅則能陵厲立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

翮於鷁鷁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

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嫖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傴僂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華有藻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

無足詬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
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悻憤之徒省之可以
思過半矣豈謂閤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
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
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
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
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
因以名書御覽七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洪幼覽眾書
自號抱朴子善養性之術抱朴子自敘云外
篇言人間得失世間臧否今存者五十一卷嚴可均鐵
橋漫稿代繼蓮龕爲抱朴子敘曰隋志道家抱朴子內
篇二十一卷晉一卷雜家抱朴子外篇三十卷梁有五
十一卷舊唐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新唐志內篇

十卷外篇二十卷意林內篇二十卷郡齋讀書志內篇二十卷崇文
總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齋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
卷外篇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外篇二十
閣書目有外篇五卷天一閣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外篇
十卷抱朴子世善堂書目亦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外篇二十
存抱朴子世善堂書目亦內篇二十卷外篇二十卷外篇二十
內篇十四冊凡二十篇為差善起疲字號六訖志字號七
二篇為五十五卷係周收藏家都無宋刊本孫觀察凡五
收得舊人校本係周收藏家都無宋刊本孫觀察凡五
驗與道藏本大同嘉慶十七年余駐江寧顧秀才廣圻
與孫觀察適校定內篇而方督部維甸復校再過余為
之付梓而外篇未會校也余復取是書讀之內篇神
家言應驗與否所未敢知外篇復取是書讀之內篇神
持身接物之宜言當而理濟又頗通達治體為政者當
置座右刻內篇而不刻外篇猶登山者未陟其巔也乃
始據盧舜治本以道藏本及照天一閣藏本及顧秀才
所藏舊寫本并意林羣書治要手自改正刪補千餘字
又據北堂書鈔補足酒誠篇三十四字更取外篇并往
年所刻之內篇重校之廣搜羣書所引見攷覈異同擇
其善別為校勘記一卷尚多不可通者闕疑未敢臆

定是書久殘缺以隋志視梁七錄則外篇少二十一卷
以新唐志視隋志則內篇少十一卷外篇少十卷以郡
齋讀書記視新唐志則外篇復少十卷今本僅內篇之
十五六外篇之十三四耳晉書本傳載洪自敘大凡內
外一百一十六篇今本內外七十二篇往往有短篇僅
二三百字或百數十字亦篇各為卷又于洪自敘刪去
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之語以混其迹蓋由官為購募一
卷刺驕以緣遂虛張卷第以取賞耳即以外篇駢之意林
從刺驕以緣遂虛張卷第以取賞耳即以外篇駢之意林
馬總所據明少一二十篇無論梁隋本矣乃刺取羣書
引見而今本所無者并複重得百四十五條為內篇佚
文外篇佚文各一卷略存隋唐梗槩焉道藏臨字號有
抱朴子養生論一篇前半即地真篇也後半與極言篇
相輔似字號有稚川真人校證術一卷是後人所演斯
字號有抱朴子神仙金鈞經三卷其中下二卷即金丹
篇也松字號有大丹問答一篇乃刪改金丹篇為之未審
信否又有金木萬靈論一篇乃刪改金丹篇為之不足
據守字號有抱朴子別旨一篇言導引行氣與釋滯篇
相輔今除校證術金木萬靈論外皆附刻于後案初學
記二十九引抱朴子玉策記恐亦為後人依託之書

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

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

案崇文總目有葛洪神仙傳略一卷蓋宋人輯錄之本非原書

也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

抱朴

子曰洪博覽諸史百家之言

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急方四卷

御覽七百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洪撰經用救驗方三卷號曰肘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

舊唐志作肘後救卒方四卷類聚八十二引葛洪治金創方崇文總目有葛洪黑髮酒方一卷洪博聞

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立蹟析理

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

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晉中興書尋師作尋

藥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

寰宇記一百六十引袁彥伯羅浮記作岱疑其

異便狼狽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

時年八十一案寰宇記一百六十引袁彥伯羅浮記作時年六十一御覽六百六十四引晉中興

書亦作年八十一則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

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御覽四十一晉中興書曰顏色如平

生體輕弱如空衣時咸以爲神仙又六百六十四太平

真人內傳及名山記曰羅浮山在會稽南行三十里其山絕高葛洪解化處真誥謂之增城

山寰宇記九十郡國志云句曲有葛洪冢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緇治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

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

修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

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

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
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
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殞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
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竊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
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沈研烏冊洞曉龜枚匪寧國
繫生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斟注卷七十二